聊

奫

文

集

34

硯香居士抄

即竊文集目録

有通客王 信侯瑞賀女子入伴 信侯瑞賀女子入伴 原王馬臣 格文 與王禹臣 格文 與王禹臣 格文

鐵塘蔚人邢保文欽 淄川留仙蒲松齡著

四月為北九晚夏王與新居 為果直州和鄭平張啟 為果直州和鄭平張啟 為果直州和鄭平張啟 本月為流德甫與王聖介召 一月為鑫斯頂仇七宅召 和景斯和蘇貞下允召 平某與孟某為元孫求婚通召 平某與孟某為元孫求婚通召 平其與孟某為元孫求婚通召 一月為鑫斯頂仇七宅召 為果信老與友澄啟

題時題所孫西福意書属

即齊文集卷之三

命戚去十八則已中之於實慰我心耳其是是無那南一道紅塵却省為無於答數也想象二十餘里奉撒修集計費民刀不實我候為民清節民力,民財和過過一天餘里奉撒修集計費民刀不實我候為民清縣間南東之之人,以為其我所有也已長建八在治数年良法美意與成俱積而其為所以稱善政歌樂愷者亦無他意非賢令主人為於我就明時發展表處一批花民氣和樂風珠远古。 傳誦已久弘 東明 公妻 留仙浦松齡著

矣諸生不言猶將挿竹子道焚香于室岡陵之頌有不能嘿然而己者。以效華封人區、不自己之意屬其於之一詞其幸受一壓為霖雨沾溉久之夢寐無異念對之妻子無異詞也值我侯揆攬之辰咸欲稱觞子堂文風又宣特孫陽小願群字異北而已哉于是厚序之士頌祝之誠形 金錢歌聲載道矣至于課士之典一成再奏為大之為指其清俸因而青 划學校既有同心而一言之提数云散謝不敏於 评結終無不定一日價以為鼓舞則樂育之仁寶問名教新陶之澤有益

尚分惠于鄉鄰二十年獨奉姑嫜不該勞于娣炒布衣接座盡由以重與佐製錦子高京三載資桐鄉之愛裏刺郡子南國南以重與佐製錦子高京三載資桐鄉之愛裏刺郡子南國衛利見陵運因舉楊子之農桑並煩紀理家報為之再據官業為武之之積祥家從姑王孺人世舊拜紹門當列較適地官之代以惠哲賢母實敵女宗耄耋大年是稱人瑞賴學士之風雅 代王阮亭徵平母王孺人壽詩放 清淺頗得煎許之筆方求屈示之才之势思化行里社眠食安健喜九杖之從容瓜首赔依祝達菜及势思化行里社眠食安健喜九杖之從容瓜首赔依祝達菜思母登樓計望朔而作更代分甘者亦既花子得樂事於天倫如孫舍八龍堪號高陽之里向高堂舞終承顏色以為啼笑負之俱雪擇鄰之教清嚴建關之門肅穆縣前一鳳獨成君子之之俱雪擇鄰之教清嚴建關之門肅穆縣前一鳳獨成君子之 校之國邱搜實為同胞日勞發後之學體人類之初鴻喜五官 十房之內實空金行飲多三者之子與遊震吸及还黨不止為

陵之祝乃盟于而修寸禀爾深似雪仙人出諸其神奉為東之即獨不其者如衛椿齡初度草中國而萬者如鄉椿齡初度草中國而萬者世領風德于南山鶴縣 心再家葵霍之心伏典党留何限光龍松奉為此大如心維稽首而就一并敬進問初度草亦同惟王母為之了趣相看鞠白初度草亦同惟王母為之了趣相看鞠白

今降尔繡江頭町、之桑麻抱露室業可干秋齊英名于北斗口

鄉子之金孫案舍夙意江即年必筆色生配獨受家館口能吐完及入倉曹之端其先表強人選於過卜居西都創業南切世宗爰入倉曹之端其先表強人選於過卜居西都創業南坡世宗爰入倉曹之端其先表強人選於過卜居西都創業南坡世宗爰入倉曹之端其先表強人選於過卜居西都創業南坡世宗爰入倉曹之端其先表強人選於過卜居西都創業南坡世帝大史公字濟武别號豹后愛弟錫土曾有桐葉之封因國為唐太史公字濟武别號豹后愛弟錫土曾有桐葉之封因國為唐太史公字濟武别號豹后愛弟錫土曾有桐葉之封因國為

遂行望不為我之青山焚章竟去芝靈鴻之憔悴寄與湘衛內臣愚戆觸犯雷霆天王聖明放解田園携能知我之雄劒拂袖顫自許鷄刀小誠見勝氣之龍霄龍甲初據萬赤心之棒日微輸三年晉秩檢討禁中颇收配以粉飾相安署內鳳鸞報以應士稱樂選縣花飛角奪席寶座之山田雪流風搞藻玉堂之暑 萬中之才喜水恩于供奉是年即授翰林院族古士官属冷曹 異然飛芙蓉鏡旁毡車客映大樹大好之枝慶捷尹騰聽萬選 清節之味狂怡情松為為身防老管莊豹岩之西代弟憂貪冒

屬順治五年奉于鄉六年成進七公年二十首 B 蓝珠殿上鵬

車放站登堂多五思遠交命之座和通文字處遭毀孝之吹略表即摩詰之園亭東陷北所盡昌黎之鄉里對親朋則以心無我所薦之屋澤車而乗款段前沒如人小馬而看盤伶鷗閒似環張薦之屋澤車而乗款段前沒如人小馬而看盤伶鷗閒似環張薦之屋澤車而乗款段前沒如人小馬而看盤伶鷗閒似我於萬之屋澤車而乗款段前沒如人小馬而看盤伶鷗閒似好於著河之尾孝友之謀於斯無愧該舊第而不析員芳鄰以自野孝河之尾孝友之謀於斯無愧該舊第而不析員芳鄰以自

成圖庫有全兵森来乎若睹矛载囊無長物耿耿者猶在的襟以而不起澤門之怨成功既落村舍問關凡獨暴而方覺福陰的似在藏之修城任貪人敗類將不知幾人順家我人邊產夫為似在藏之修城任貪人敗類將不知幾人順家我人邊產夫為不之澤子是恭禄野干嗎不傷心于箕斗所謂河流百里透飲得安業于農恭綠野干嗎不傷心于箕斗所謂河流百里透映公以窮民苦累力均里中凡有飛徭以身先之逆以園亭十大個庫有金兵森森野干嗎不傷心于箕斗所謂河流百里透成圖庫有金兵森森野干嗎不傷心于箕斗所謂河流百里透

聖平之群聽皆奔二天齊戴湖好由来聚功茂己三潘之叛吾歲膚功立奏縱俘擒之弱息惟噪孤城拉匹比之橋嬰還縣故喜逆諫于轉藝唐子西世務咸通得献等于借着于是掠禁維 兵弄橫地大懼炎感我開府送軍公與有素祖士少逢清為志郡有于七之難王師一旅東戴東征燕集危幕至領拔木之風 發鸿利之言代福星于系禧出垂遠之君作素官于林邓首亲 席帳心勝俱熱送陳痛发之書水别通投你得服膺之報曹將 存亡之日公以飛雲五系寄新鈴子鴻書長礼干言說兵機子 鄉李中堂都園先生時為浙閱總制當軍功成敗之秋正民命

不切連社公之楊耿光府災誌建出于杖履之餘群氣遥通窺在谷松一介寒避半生者養應騰蹋獨頭登元禮之門破帽廠尤得江山之助百城自排憐聚剪之留人三字未后惜幽蘭之之義找不勝學筆亦難窮数年以来素髮無領猶就志于讀書的月絲霓之技希德人家至于交将蒙咬睡之思貧賊荷解推 情懷子養效之亦既其重器壽諸口碑。 功雜成于御李德賓由于逢唐此皆經天總地之能立功海內

軍勾當公事盡釋南國之係占子明遭值陰霖不覆具軍之鏡

出諸口雜則和光之度似為混同實乃經鄉之的更統論藉因其世德上其河潤鄉郡生無輕德去有遺思至龍圖公則此:而信經,而誠內,然如不知搏麗之高就安子某祖為明侍御袖裡弹章神师問寺索中餘禄知,是禮發其長祥餘慶流于積善忠厚之裔堂植三槐孝友之家附出信侯諸瑞賀安子入泮

近上方都望之也深故青之也力亦女敢远、然頌而忘規也遇唐忽己為心都病笑其非、不令人軟唤奈何哉余與女子首泰該学為用之豐尚須澤文於露雨不然者紅錢之光陰似歌金城之楊柳惟人

得風簷片幅己是當齊魯之大觀行占桂林一枝豈止生僅僕之新故利 群雕龍畫虎口吐白鳳燦尚亦作花飛子提靈蛇洒翰皆成雲氣終 東海之門門有則且才人之嬌女知書宗若昭之賢能應婚責育段元 上北雁翔來之候正南楼歌宴之最格奉 常書敬聽金諾台臺軼倫超 伏以國樂秋柱賴修月户該以瑶宫寥廓雲天借繁絕人聯成萬個 為南路党簡編自守華組織之刺文步縣未工如款段之随蘇耶則 於農兵效於氏之詞花造懷于提戲起路堂下俱是為村姓吃常字 处之才調不偶庸人不在照影為霜看花似霧守楊子之業即等與

與王禹臣啓文

塞修必日家父執垂青遂為児创他年以嬌客往親漸近姊家一門之歌始親環樹之枝把酒挑榼因凝納知交于嘉客推於送袍轉得求援繁于

喜無窮百世之嘉祥未文惟顧琴瑟靜好兼祝瓜瓞綿昌

意為難附不赖有為勘填橋前聲相似思日仰蘭花之發執柯辱教

熊張入夢猶是屬人求火之心即或仇優可求敢有来慢幸 終之望何

獨可與俱予在盧乃田匹也軍無勝類別有照如莹發根客膝之魔數畝才子園息如書獨女輕妝等姮娥之依光閱清門令質似天孫之隔楊橋裘 泥未遠今日全傾八斗决雲程之振異非遥且以安戶世家開房解酌中即之怪中瑠璃作題石太尉之厨下燒火停新古人三致干金計銀屋之封 問問高門實馬連錢沒精主璋之度罪扶持賴風流翰墨之香至式子 貴之芳辰成酒醒之好會喜將白壁苦重黃金恭惟台臺鄉班黃南 伏以駕喬浴春水之波來時並楊桃李發禄華之威乾處如人逢富 不毛之產寒蝉花樹獨托業于燃髮老願斯風已灰心於伏恐派多作果

未忘求火之心愛火成愚不了入山之徹白分弄维痴子初學為文了全 報青之家未能提発知日受京陵之範不耻挽車為借業而成居萬时 以援緊相求私求婚媾於是李之交忌大邦之非楊敬託斧柯於甥夢之私因勢分迎懸母望之中未敢以攀依作想知達人殿視倘來之物始妄 鞠寧期待字齊美過信其昌于上鳳然有一夕挑燈之舊送結十年仰十 之際喜西意之飲通宋子為姻禽經非青邢城作婦機履皆荣及表 之截惟顏好叶琴瑟兼祝吉北熊嚴臨居不勝惟於雀躍之至 松而結實十年前松齊一話忽成骨內之親丙歲後前往三又並染辰替

詩書世業忠厚家聲三選白雲陶元亮之松前一區高第楊子雲之景系 聲氣于友的何期入錢因對竟得附婚妇子公子端果 唇枯途上鳴感 于真長子敬倘有的經之顧必求諸宋子齊美不佞文其猶人老不作前久 教子義方五常皆為蘭桂作求也德妙慈亦應星辰每乘為阿之流不减 灰心于伏聽漫北葉於操御塵遠於一愧水竹雲山之主頭毛種、猶東西南北 之昌鑫羽與喜早應即鉤之獨格修錦字敬答琵書 枝空朽終無之商之蒸虺夢和占宣作門桶之慶自分守廬抱影堪托 之人至小見依樹如鳩唧泥似然分光績火未解悄陰改足需門頓転織用好 覆程親家唇

農於鼓趙瑟而作春群張效田園之樂善長林而即豐州甘同原至都到之翼弟為水非舊白髮方部道社偶逢悟禪機作再寢邛尚在托素業子設、如千文松濯、如三月柳頭角平露未生膚寸之雲毛羽亥成欲展扶搖 台臺金紹青葉錦绣才華。群開卓越厭藝文帖拍之煩林堅優将作仇仲黙與趙十三宅啓 類棒悦于冠蓋之里禁湯水家惟顧琴瑟叶和無祝麒麟北古一道使婚姻易就且緣親事之還往因而家世習知結經于蔡載之門者生尚 子葛城縣處此呈華之部府達頭唇尚情平馬之雅容幸以好放之情懷 水竹雲山之主林那之輝映己既錦堂蘭老庭陪行開刊里載惟親家

山中隐霧己成豹采文章足成生雲於作龍門雷雨或因虞朔之孝預潤百里秀發德星之里祥生世經之堂載惟親家陪上芳蘭庭中寶樹 葉甲第連雲放金曼玉之才經歌近日安色東樹潭陰干家春後表里 心隔之住候唇函爵舞捧情永就白堂往虚問問李杜文章拖翠那路之畫過初長合教傅碧筒之酒南董早度好信随黃准之風承文定之隆儀上 老身名偃蹇人尚伏塘之心鏡影姿姿去舒恭鄉之景自分與下士伍 中見育長之影亦好必得齊美之配始稱君子之述監按雅備来養野 滋孫賢尤以果毅之名早風子貴元亭問字開島董之慧不凡 等行 與岳親家啓 衣於公子但付荆文甲知朝夕之温恭 植必待提命於好人始學奉崇譽其五可偷賜邀情之愛和好婦以百年初習於慶未識痒府之極神漫學連獨止胎訊于畫虎所憐息女率齊望子無龍過惡温美之言蹇修 何敢附題者尚况完職恰言報處衣冠之朴陋達頭歷島衛平馬之

淑氣於南薰晓靄迷濛拂慶雲於赤帝梅房兆吉杵白盟惟恭惟台下腳、賀 厦入幕之元鳥唧春色、凝祥出沼之青蓮並帝鳴琴静好歌八月覆王懷萬親家啓 豹堂中侍孝及己刀一佩祝三公華下驅風雲滕阁十言為回座家中有名的堂中侍者為前等請於芝蘭挺秀繼翰頭于琴書花等交輝張英名于虎 野馬縣中托污達於半世群依少年胯下等弱线之餘生美君家之阿成 士何叔想已何心床上乃住兒使者膽而動色弟青雲有志然華無靈交向 雅稱付立衛當年之樂令敢日水清預神习店以语水誠既見不選其聞乃 王斧旅自清陽實因親而知可愛且念荆布之姿恶貪女不成住婦聞

無任惟怀縣免請仇僕于百年王鏡懸臺炤團國科角之烈知賢楊定作養如既無對菲己 圖子变人人城水托

人然作水之世德武者子垂裕後之清風行止門将在盧坐看谷量牛馬醪之醉心擬春風之拂座再惟某翁親家王家寶樹謝氏芳蘭為去 伏以赤絕繁定綠雜群两姓之惟玉斧操來松柏打干年之好花感帶奏 名重朝廷忠厚胎謀存家聲於孝及儉勤立業發和氣於農桑等醇 結同心台下人如祀祥品列走璋陳太郎之居鄉德傳里社張公養之制行 断梗無勞大匠之斧斤爨下朽株寧厚達全墨實览似聽說之枝 申才自急,實本處、衙荆少客但欲科頭黎霍充肠惟知曝背降中

琳瑯之為雅丁乗龍荆布之人於云畫在 後啓 血性頭百威舊舊投深情于魚水萬年瓜成綿後福于能震 改之初一條亦經每里洋而自處更倚玉以為

五嫁裙竹笥敢望乘龍那弟長無殘終品好荆樣一往雄心好消塵土外已減田中盡玉占賢人於百里懸知堂下時龍主實華門亭堪停家忠厚芳聲發言祥於農事邱園令望存仁義於侯門種戶子以三家忠學芳聲發言祥於農事邱園令望存仁義於侯門種戶子以三烏羊繁千年之好同本被美鳴鳳其昌恭惟台下雲門鍾氣龍水世烏羊繁千年之好同本被美鳴鳳其昌恭惟台下雲門鍾氣龍水世 婚嫁間風高号范水之後早已上将日於義時見腹坦乎王氏之於不 苦于兒女之經管不圖鴻雁序作己去之人琴又向為雜 前打未了之 半生老發蓋鄉鶯花婦子檢查浸祝子四合翁之風雨牛馬雞大常 江柳花金韓雲天於春樹花舒鼓玉嫁桃空于東風赤緩聯两姓之散

四月代人造好女再醮各

以鳴惟九子滴五熊雜而結段中以盟好不追通近勉軟拜嘉對今時於石門或知坐立伏顧鸞廖永續五鏡常園合教鈴並奏瑟房遂使玉杵尋來百處連芙蓉之蒂一素治繭然於蓬戶不清美湯後 念舍经女骨相樹夫九姨敢口懸屏而畫在何意為際交下豆照薩薛之

料定南容於今日猶好給知令家遇昌達十於八世雅堪放慢以幸然伏

紹子治之傳有其父必有其子神龍產於大澤減雪怪之有根美玉生柳汁治衣早小禮移利市機雲擅東南之譽難為弟更難為克葉表養載喜恭惟台下閱閱名門鄉那舊派華花入梦共瞻名士風流 月之中操布 墨西延郊若有人方水之泮恭五谷而凝思五杵盟散物 於藍田豈琳鄉之無種君家子弟原能但腹東林下里已人何敢光依 北斗弟徒旅野歌末得骤珠德恺稍龍斯世雜瞻紫氣才非传馬吾宗 受就青蓮風拂金城祇消意于楊柳霜差王鏡尚即為子達高况機

羽與福連薦之廬而長白烟雲舊按狂生之桶伏顧鹊橋摩祜無祝於

通于往日曾訂嬰白之惟而和好節自前生逐結朱陳之雅雖洗府房之

于尽食女未清作美幸開林下之風知賢媛必能容物即四

德清風垂英葉之等家縣獎披雲淌室芝蘭雅鳳祖桐枝垂老一夜風 詩書胎世忠厚傳家杖子國杖子鄉黃聚留草野之文献其如尚其如 星物聯輝寶鏡煥强台之采天人交赞金波群玉斧之光一半秋属天 上之分辰三五夕正人間之良夜鳳凰叶吉琴瑟鴻惟恭維老親白臺 者榜無庸材判據下品自笑做表挽軽無過敬之遭逢何期瘦骨呀 白堕家奔座上英雄擊筑而歌易水樽前名士侍斜而讀離縣若晚 而成龍孫兼以其翁親家雅意春和不臣青审禧案少年英銳克紹 八月代劉介繁與倉老孫啓来京至孫之全即亦以大以其外 世類為胡姬兵前婦好百年長作親成惟顏和好于百年早上熊蘇往日香林覆翼託霜雁于秋風無處所懷假隣燈子夜思秦者交惟京

風補辱孫防之眄睞長男協少各榜婚子今朝歸妹話家人識悉姑于

陳之雅惟生蓬華 肅奉 帛 書謹成問方姿兄堪畫雀含聚山林阿賀 敢望来寫乃是齊鄭之旗許結朱 以門獨仰然氣于西閣如依上斗湖神刀于活水自處高曾令孫女虧鏡臺納楊縣雜結內楚惟新斧含鄰松有訂十年之好慶洽宗務喜 恒兄為甥男定婚容

任光龍後之三朝早京社飯肅龍頭之一葉 遠唇節香伏其惠臨無後之三朝早京社飯肅龍頭之一葉 遠唇節香伏其惠臨無殺奉三水上良辰善無過于通月災熟合瑞卷期指待于同訂占望項忌齊鄭諾降千金獲締朱陳榮捉九錫增門庭之善氣騰関閉之為沈燕及請岳祖同訂吉期小啓

不過無樣更之家是信見之是無寫少女至言應何相信友用之然好遂得借見女養頭空熟正京花伏念速少風流原是坦東床之今為乃若黃裳育事在十年湯治少枝之風雅無存異思有靈機眼妄傳清夜梦我神典字而豹彩姮娥天上乡時剪就綠雲衣若其者一創飄零分司之珠在尚香五頭金貂之葉一景以親家才挺瘦沈學類舜熱霧而山中白養成 環室瑞皓恒圓寶月之輝珠樹春長不謝天花之影仿暉玉捧廣水兢 恭惟老親白臺王謝門高鄉那望重珠廣隔露米輪華毅之家高問浮 之烟頭惟顧琴瑟在御協官商子有年紀易至床流福澤于干犯 四月為杜九既覆王疑药谷 朱陳之好干金降諸義敢承体成堪畫金屏之在合等所奏性具敢牵錦障之然乃緣群氣之通玄 惟台臺稿拜著人家之望名重山阿作述皆忠厚之課德商雲漢不問物 亦絕繁定合两姓之烟盟玉斧操来倘百年之仇假格將科智善動達養 價于內人未上息局何日食謀生計于井滨自憐濯垢無方今孫女秀所失

常派指摘之慶請積書而未能獨切矣表之憑菜空無乎為老将得楊柳同勝賴水之滴寧許凡流問後此朱然下傷清白冷為紹養德而不遇風流公子標丰度於霞城錦繡文人購琴書子擺市蘭亭之集應與名士 雲才捉端水慷慨盖也人類白高义惟某親家汗、似萬頃波濯、如三月柳金馬之家金谷含春珊瑚已碎金如意錦鞍揮月王勒高鄉錦障说時即如 對恩風欲舞深沉庭院見與一恋子高飛水斧固自人採為深實由天就老 赵氣滿芳林榴房於其多子黃風浮綠水荷帶縣而艾花蕭妻·臺看對 親家台堂那那里孩海瓜名宗編列華堂統翠園珠之客雲連甲第本天 六月為沈德甫與王聖俞母

外戍綿後福于然 熙恪将一葉之题肅侯干金之諸 萬雜之托惟顧丁香永失豈範同心百歲需風投深情于魚水聲 那兒敢云跨鳳私縁該享 舊愛風家毛東之情遂使并日新盟重賜

催人雪木盡于三冬沙說禮衫利市分隣壁之餘城已去

之年落有熟畫在金貂碩甘載之接運祇似豐林即底者说順同想好清白今緒老縣伏聽蕭縣等髮之霜後島還梁灰燼便倭之葉念半生際霞掩錦幛定有黄客牵絲香簇畫屏寧許凡人射在養朱紫下場 之黎南國詞人日吐元亭之屬武看一門伯中衛、皆能將見尚書蜀花群 風流經務想漢殿之垂楊博物冷聞識豐城之紫氣西围才子夜燃天禄 教為羊繁千年之好喜來滿座慶切三生於惟白愛王謝門高何劉望軍 舞蓋玉且聽歸事弱女領母儀於宛若之問送因倫德賢好,內教于偏隣之 松柏垂青石之旅雜永繁婆結緣月中之桂子長生赤絕聯两姓之

為畢通州與鄒平張啓

子祖處超宗之譽事《得恩子孫膝下含的沒同珠賴床前照領處說其入主司之夢才調無能一斗頭顏确是當年久非實民之賢宜能以在為夜燙鄉當花病似此休文空觀樂即传潮敬火不臨處之意問眼神人 遂使魚水深情水結枝頭荳蔻從此兼該倚玉持嘉处丁鶴果惟領琴瑟 蘭部念然點之庸材望以逸塵非矣兼金張之世德敢布占鳳及之碩王 子安則我如其年對衛叔寶而自衛其藏何意布囊老子巧合照上為為 調教北休後於蘇此謹此心随雁往可知月並人同

煮金或於溶海無以其前親家擬王於之楊柳濯,臨風同謝客之关 择君子的非過我婚姻必教官人固其宜矣不任赞~ 骨火迎庭客膝之 同心台下亞聖宗文東都俸望帝室商資操會計于牙籍伯佐經齡 上間屬北赤絕联百世之端蕭叶屬蘇碧洛會進仙之名花成並帶奏結 廬種、頭毛灰燼鏤心之業為甚賢追白雪不生閱鏡之為還順於 答詞,映日開卷內字門內尚有其裏內教三邊房中事無投受即獨內 下班私已作舍的之弄憐過除之易度愧貼誤之不戚機為老于床頭 畢某與孟某為元孫求婚通好 之瓜此一之瓜此一樣琴瑟是友協百歲之實運趾定收徵綿萬年期問問名家貽我曾孫之慶錦屏中彩當年孔在沒飛五樹生花以日期問問名家貽我曾孫之慶錦屏中彩當年孔在沒飛五樹生花以日 讓温橋引屬無力金雀蚁敢全潘玉自覺凉海世德求非君子之述何乎陷庭之畔非是關於鄉一于社屋之中終為混子求挨有志玉鏡莹獨 頭徒學說的慚飲羽之旅帶漫試恭写自笑三世席、空作一堂軍雖、 尚不能得之於子植三槐子堂下亦何敢望之于孤况食罪食內之虎

臺醫學也內開閉名家問風流慷慨之襟豪擬小京具奇佛魁吞至 伏以芳草初濃阜 数對舞 高棋既犯燕子與飛降青鳥于春間群花 椒壁喜欲無駕當有宋子齊姜争來上鳳弟慵似松康才惭小谢色 他堂北瑞藏膝下之有奇男而聞話 图啼聲知禄中之為英物若使香屋 之新玄宗功祖德尚未發祥于群龍尚水雲門早已鍾雪于李豹故即 德之先時田産白玉承珥鉛之舊葉屋盡黃金素桂子乎長生見蘭芽 带喜藏玉臺于什襲滿篋浮香永聯百世之惟賓切三生之處恭惟台 人類大熱模稍沒需世守荷豪事業經歌追家傳視市文章眼世

二月為螽斯覆仇七宅啓

雁記秋風水向引投九為愛中之愛對因線之遂成親之之親執另而拜詩禮之也喜介婦為沙陽之甥已似燈分群解今也得住婿于婢聯之熱更如 愛甚於另一花喜其照級我是荆欽阿飾不堪偷酒掃于名門何期達户 庭為雜於其有此同心的結然歷之端於陸處其繁生喜奇過群用剛金五 姑於葛后連大切麼人之暴公先生子我生女為為註定敢忌月老之思告 溥驅竟得奉裳衣于公子大庭展而受幣家人喜而整要者外望我祖

不沾處士之衣私緣竹管開花未入書生之梦丁多而思吾索歌其雷同從感外三字紅雨島如或蒿草原頭萬老青網座複去非是柳條西汁

無他肺腑想三槐之第必有蘭柱之陷知千里之驹定產逐運之水可而去脫俗情于追幅於履之外有真性情托曠迹於曾纓笑像之中而去脫俗情,追临於原之外有真性情托曠迹於曾纓笑像之中台堂桂関仙部瀛洲借品賦才八斗萬言何馬而成飲異三年一飛冲天為覺斯與蘇貞下九啓 您顏無胎之父母為难之陰事於望之門獨局山之青草未生已久切語水素髮初新本傳笛丁播發綠衣再製僅叶夢于虺蛇酒食之喜無雙住士復級明珠應有第一仙人來占飛鳳若弟者科同拆機智類 捧悦不謂銀河之鹊有意填稿傾風之恭李子之黑鉛既易雜復前倚玉之思自分賢樹之庭母級

才屏雀乃堪一射夢塵情柳碎鏡影婆娑刘妈未成頁先太保之遺教情看應中之騏驥縣首花封絕使鳴經上國仙見尚頂災飛是必外當哥桂花已近經城勞床尚属送占級章直可立致行見文室之鳳凰表成寫序 桂花已近短城分床尚属色与质量三下(2)、肾坦門下田生白壁屋貯黄金作玉京之将仙人應許泰晋展瑶宫之失 條內夢維她之祥或占其奇于骨相今得如龍之婿真符其北於門勢前其本才百有 > 1 攀龍無技托副刺史之虚名田含小家多男為果桑榆舒景少女增 福緣屬島之求風托兼該而倚玉

世貂蝉第完之去天尺五才人展金門之次名接南宫華堂封銀屋連雲大纛高牙之胃一門中两行節城珂環之開聲里餘幾年內三城夾弹壁便如人槐市揮鞭士争仰斗珠廣隔露玉堂粉署之家實馬城娛弹壁便如人槐市揮鞭士争仰斗珠廣隔露玉堂粉署之家實馬成娛弹建便如人槐市揮鞭士争仰斗珠廣隔露玉堂粉署之家實馬成娛達幾千年之愛肅將杵印喜溢蓬茅台臺器內瑚建人中把梓錦春社平逢燕子之來時並耦洞簫初引鳳凰之仏處成雙道殘結百處之 地弟麒麟作擅既眾學飛府與為中仍泰畫行之錦從獨神後終柳之況方董北里冠党委長短顏山富貴之傷甲第歌鐘甲花水豪華之 尾續之貂江州在人壞之問點記附氏香山能風流之業花愧阿新初同〇〇〇〇

代王次公與預神趙宅唇

賴馬鶴之填橋惟因親西論親遂求蔡而既於桃天之子既家婦之鄉水高國久以傾風結察實以望洋為羞月老翻書幸赤絕養於是天孫隔沒 清之門仍在谓陽之里齊差作婦善履被之皆新點貴成烟覺過至之 指家內惭無金屋今後問羅之質自宜宇夫在盧北脈大之才敢至等了據氏弄靡遂有宗桃之慶得見起宗於鳳己喜眼界之寬庭中事有腳 弁積高軒偶過增色門庭構藝時臨生光里社惟領惟鈴鳴好子墨

流看倚王分荣依本光手到月宜男聲枯綿後福于熊孫

氏宗祧。初作人家管果似慈格学應世守批如極論才調而一無所長對文請之案五更林上徒陳即聽之書於下多男英經先人堂稱掌中分愛等的 賢切親家台臺指方蘭庭中賓科楊徹之一齊夏雪稅水既疾秘書之庫中縣東代螽斯與高梓岩啓 以楼資付望等龍之才為男成其室相考男者學懂如至一葉迷山十載齊頭不設坐 細帙并其未經已聽伴水之分蘇甲將成於作龍門之而可喜造屬之子有兄助 織劉家月旦謝太至才且念錦屏之人將悉亦子金屋若夫楊聖子選字中子賢愛 我因现場深連尚有清防之變遂使原雜結附後登柱開之書 人而欲增其配永元正風花之句漢意致之民住見洗馬珠玉之姿覺形骸之白

而作婦尚不追敬被履皆禁不成於一員野那城以成姻娶務美意花於上國且喜風流太傳傳道翻以外歌更侍達來與五無功可書實之家覺階庭之來寒唇齒達頭之子慚率馬之雅容敢云無站自門書實之家覺階庭之來寒唇齒達頭之子慚率馬之雅容敢云無站自門書實之家覺階庭之來寒唇齒達頭之子慚率馬之雅容敢云無站向門書實之家覺階庭之來寒唇齒達頭之子慚率馬之雅容敢云樂塘華不此洪宗顏山世德珥金貂之舊葉寄經誦于冷官展騏驎之長才裁於不此宗顏山世德珥金貂之舊葉寄經誦于冷官展騏驎之長才裁

農兵换舟合村於皆迷亦自謂是鄉可老河水河而精邱長築何須待車馬無順十日之更借石共於送峰自饒風月上荒菜于别葉無感亭不異樵歌牧唱東山之級仍何殊松朝田園雅遂百年之樂琴瑟呼无凡見米家之舊物透霞暑落爽氣朝來植蔥飯僧朝水之園 為逸園村號阿里廣道精舍長路小苑之花雲度低情循接東際之来中 中山此內范水東流一抹松雲甚類愚公之谷数家烟火送連處主之庭老 於之舍往滿蓬萬肩吾之家門容聽盖科頭曳衣到王氏之新紫移 後豪當還去移風雜寫叨陪二中緊馬先生之柳能展長者一門除折

· 做畢信淡先生逸老園曆

手摩詰将的常將酒的随身看好的的即等身入西之是少人見好的中子的飲速命作悉加村等 致索高之和。在外看将軍之刺佩刀泉野五年村留人在作梦好梨花電

赫名甚可喜居鄉而有赫人名甚可惧其欲陳所見聞又恐聽者不我 遂使豪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為人古人云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開名多 蒼生造福比請問中間墨見月旦中具有深分知河干竭麼時懷慨之情老而稱為可無愧于良友耳先生野、朝宇,真為問里生光真為 年、落魄有負故人自覺面目酸溢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竦却孔之上孫給諫書 之心未當少變也豁官聲良憾都順然而為鄉鄉者居官而有赫 而見面少其於此處學得半邊聖人幸知我者勿舒也所自信者朋友 嘉納以際衛軍真與陳臣挑俊属草時無一少異碩幸先生為分臣

順而階下人將百倍行之矣首行的不當行人受之成我之惡人不受事無所容吾招攬盖居高位者。為善有为為不善亦有为我一動齒至敗之人亦無所施吾繁辱色中事惟利與可言除此則雜至徵之有数端請得而言其略一口擇事而行色中人惟蠹役宜懲下以則雜知必能容争友草野之人不敢謀居官之事。竊以為居鄉所當知都蓋 擇人而友門多士君子古人賢之矣德行之人各而師學問之人各而友為各事神祇宜即市義之為離代各校券再故日事不可不擇也一口容其十一皆我所當顧忌者也其謂先生當今日不必用自荐之毛遂成我之辱某每見受者固十九而不受者亦十一其十九皆我所當優

致罵主前者直笑可找不曾耳聞公此两語遂使火盆地獄化為清凉 激我者也得我之言知思之而可懼激我之言洞察之而可矣也首沈言而德凡謂我二行而人必不敢違者鋒我者也謂我一行而人敢遣者 者門外之吞蘇其多但我不及開也可畏也故日及不可不擇也一口擇一百人群之我欲行而百人替之甚有以傷天害理之事教我你陰陽行之而安馬又火之而我之腑馬肺腸漸與鮑魚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不安馬又火之而我之腑馬肺腸漸與鮑魚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至庸有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矣具年其言無足聽也初開之而覺其為少至有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矣具年,其言無足聽也初開之而覺其為少 世界皇天后土實共聞之天共謂名不可以威成財不可以怨取凡以失等 文端先生管有言曰凡以膚受來抱者直笑曰我不曾同見有為言

揮僕而役每見索役賣盈懼人後等逐如中山之狼借我震以自於 物議之尤此惑之甚者也又其甚者鄉中狡獪思假我之教堂以濟其人改我以美利扶身而求進必完之染拍我何乃使我先同的之面而招 以抗其主否則故主失勢又復叛而之他如此等事皆來期我座容職我度 不惟眾怒難忍且恐豺狼之性未忌情于人由也且負人債者異投我 事請我看好欲壞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故可言不可不擇也一口 暴横乃夤緣而入南得挂名卯停即公然肆行子市并搭訟于公門且 而人不敢討犯王法者與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也家舊僕壞事而逃借我 假主人之威令為野遂使鄉里為之側自官長為之枉法找之左右皆

之大命公堂無空間家可矣凡此者惡雜出于农作思實養于天所之人命公堂無空間家可矣凡此者惡雜出于农作思實養于天所名遠適務甚即時、收飲之校且人、以給諫為名若稍如可該則思中人之如僕親戚亦張我之旗幟以救山中之良懦良可駭嘆兄責族威其群勢以作感福力之大者則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則武斷鄉曲甚且族成也故日僕不可不擇也一日收斂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則举族之人多籍 他氣補好受惟官家大股奴之氣難受以共經歷之語其中情其言因而受害者遂控訴無門矣抑聞長山色大夫南公書語人曰為令者 其即即悉銅蔽不令主知即偶入主人之耳又後代為解説以或主聽

先生當謂之曰董桂之樂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執於董桂夫如乃使桑祥恐民間都而股慄誠不知其可也義者劉孔集自武康歸而不咋舌較指者弟即任在妄之罪而不敢辭先生存心何等善提 亦必以余言為安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訪爲倘有人開孫宅之名 事不敢言非實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無可憑信即先生問之他人 他选然能知非天断不敢谬 教己見以自是語詞不勝悚人之至可節取則電平而火之如其荒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歌吾過弟年來無

當與門下人同一箱東者也以数者皆第之所日擊而心熱非實有兴

入幕之寡挑閱登堂竟作聽書之客不曾生平識面直開門户於高國之清商簷鉄忽敲破離人之幽梦尋帷下榻翻同入幕整王家其盛郡賢才未當稱意乃得被以稱雄市上英雄雲飛起之務為家牽學帳于證潢惟前生江之恨且也羅夠類動品於就為家牽學帳于證黃湖并中宵美寒聲於秋樹俊向高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住人逆此怙罷日恣因而肆狂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住人逆此怙罷日恣因而肆狂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住人逆此怙罷日恣因而肆在就不就竟逐擊擊擊,是不是解憂反借梁以解愠,大芳華及於墜落今古為之同傷風景殺於粗豪騷雅因而共入幕之寫。挑閱登堂竟作聽書之客不曾生平識面直開門户入幕之寫。挑閱登堂竟作聽書之客不曾生平識面直開門户

之威浮水江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至於之威浮水江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至於以群為之衣登高臺者高與方濃輕輕落、英之帽達梗飄子水群為之衣登高臺者高與方濃輕輕落、英之帽達梗飄子水群為之衣登高臺者高與方濃輕輕落、英之帽達梗飄子水解侵柳浪于青郊談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饒就飄臨成開侵柳浪于青郊談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饒就飄臨成開侵柳浪于青郊談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饒就飄臨成開侵柳浪于青郊談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饒就飄臨入國行

於水女土。泰多分歷

小于青郊水上留裙教

吹太心上吹成而

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登無端之踔屬催蒙振安育科內敵窓石林欲滿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意尋此知擊柱似此嘈雜不顧寒紅牙東西五更非錯恨翩起江溪於均為其栗職泪城紅而時治經垫之勸翠冷華松去作黃泥於均為其栗職泪城紅而時治經垫之勸翠冷華松去作黃泥於時為其栗職泪城紅而時治經垫之勸翠冷華松去作黃泥。於為其栗職泪城紅而時治經垫之勸翠冷華松去作黃泥。於為其栗職泪城紅而時治經墊之勸翠冷華松去作黃泥。於為為其樂職泪城紅而時治經墊之勸翠冷華松去作黃泥。於為有靈尚依魯門以避但使布帆無為顧喚尤郎以親古有

振尋鳥漢春泥彙文內有

有照如安入交郑之場無勝類到中生恐辱未登長吏之庭經就朱城敢制棒之產賣文為活廢學送門約稅順囊愁貧任婦抱酸寒之業人而得見自古其難廣吏不可為於斯益信矣於数樣風由之廬十 操力就之容忍分冷置之魚遂使自甘水樂之人不飽寒止之於香雅樂曾是來人作牧宣等脂肥一經楊震為官更加茶苦尚有不 秋霜温實同了冬日珠光照無震日而作明霞雲氣茶雷回風而成八鄉之霖而渤海疆中家人榆樹河陽縣裏夢、桃花嚴雖近於南國詞人西園才子泛蓮花而至散百里之陽春無亮為而来作

呈張縣公俚誤引

随書帶之草把露公府時間仁鄰已有春和之愛窃窥雅調更生尚 與未為受属近市一沖香之更鼓可聞雜同願室之人埋頭問谷亦 不識公門之路當清風而覺與家陋室以稱安愛壑成鄉彭澤之蓝 将帰河邀孫陽之小顾便欲騎嘶慢擬擊壞之歌聊代稱觞之祝 賴之芳知言子将之室中饒多公事開家不察之堂下但有鳴琴初 三年舊盧開而滅字獻枯片語寒谷愛而生春残阮籍之窮途方 于驛舍接清壓祭已擬于下揭再向荒獨迎玉此球直送于式廬抱刺

御去序天倫之樂事共倒芳榜下子夜之清逆同歌錦曲雜則的去序天倫之樂事共倒芳榜下子夜之清遊同歌錦曲雜則忽問音而感集堪恨者不觀干里昂雷一轉念而歡生形幸者忽聞音而感集堪恨者不觀干里昂雷一轉念而歡生形幸者之經論其售豈爾宣聖無靈學宮之堂構未峻故使孫山落第及無為等已透逐殿之雷龍期顛倒英雄未上遷當之協華底琴書北渡雪葉治舉子之衣敦段南来挑花粲王孫之路共意

棉各師乎各師乎何勿下陳着之榻下著之處藍與己駕若人者若人者,共擬攀

既醉以酒不過

四眼皆飾日之資豈口我愛其羊遂使盈几無

琴彭泽之中。荒園初

淮仲儒真聖賢也真佛菩薩也盖聖賢佛菩薩其 智與海同其潤其心與天

同其空其天真與亦子同其爛獎倘稍有生死之念存於胸中賤青之見存於

目中即不可以為聖賢不可以為佛菩薩仲儒者其心上知有天地之為大君 大田野以青成而為丞相權争日月 到一秋第 玩具送至列侯宗室有局喧 父之為尊朋友交祖之為重外此則王侯與巧者均之两間之端,者 再觀 識者短其無打不知此正中儒之的以為真聖賢佛菩薩而也人不之誠也 其軍騎而入敵管以沒此不共載天之情非太劳而能之乎獨是粗斧罵座

笑於一堂且此到侯宗室之中賢者愚者沒者深者滅裂者固無之不有豈

潤其智天空其心爛髮其天真者也使其属他人之座而不馬武安之座不 膝席之間而胸中之五就墳起矣乃以不值一鐵之程不識又很咕嗶耳話 之者就弟各有一武安候之念在其意中一武安侯之見在其目中故青可 以折膝可以行夫誰敢有侮之馬者而獨什儒者有諸內必形請外一半 於其際故遂籍之以舒其魂磊夫豈属不減乎打罵武安而已失世海

唯屬他人而亦屬武安不屬他人而獨屬武安是其意中祇知其人之當屬

而並不知其為武安也嗎好此其所以為仲儒乎於而要之漢室鄉相如

可以為什儒也使其不属他人之座而亦不属武安之座亦不可為什儒也

盡與武安投契者我不惟不投契馬而己以狗馬自恐之丞相直無切非

汲頭軍盖不乏人曾不開櫻蘇折禮一到肚士之完而空使殺魄英惡去 作寢門之属亦可悲夫 柳泉曰什傷罵序是尼山之杖也是醇級之棒喝也一馬 芸美夷為房出私也命程九泉耶抑天網版而四氏 多间已備田氏之恐而有生魄矣故渴城深血不枝跬而田 氏格言而疑思舊神正常、謝記于此福了中地意言 獨好五長後以写写字雜那

高以德功不朽係里黄之懷異聚永存致廟堂之獻盖里社領其德澤則中籍以德功不朽係里黄之懷異聚永存致廟堂之獻盖里社領其德澤則中舉韓建侯入鄉賢 傅子里社是必然皆百世给海灣之谷不但五千千於属人心之憾要连花揮段大有功于共祥况乎邮貧周急厚澤不斬于於榆課子增五方型循電连花揮段大有功于共祥况乎邮貧周急厚澤不斬于於榆課子增五方型循選解并里色不被跑宣大令之功背得者於伊何人之夥中兵在地實造福于生眼之雄折、無而驅賊管、送帶應為聲之樂不脈解散不掠鄉村婦子奔逃眼之雄折、無而驅賊管送帶聽為聲之樂不脈解散不掠鄉村婦子奔逃时據零落點號滿堂妻子流離公乃使予國兵匹馬掉悉脫內而行敵壘正急鎮應 松華奮揚轍以将軍自許追後明李李陽戚之忠起因而王茂德之冠與烽人連天鄉賢朝野多其熟庸故有祀典也故將軍 雜公建侯職姿英銳不以帖指為能

之意即鳴燕子賀頂之散大的百文為率或同志都所不各也。書帶之香風用者負沒擔奏唇滿獨防之舍亦一己之雅觀干秋息見鄉陽楊子雲之為真是在大台風見鄉陽子雲之為事也一月和一人為事人為為斯使名賢之踪的随意們而必幾今都的游客時來則長松繁為漸使名賢之踪的随意們而必幾今都的游客時來則長松繁為漸使名賢之踪的随意們而必幾今之為事為清極有種後身兼號梓種之廟歷時既火墙垣傾地則芳州司農之為梓種後身兼號梓種之廟歷時既火墙垣傾地則芳州司農之為梓種後身兼號梓種之廟歷時既火墙垣傾地則芳州 於尚因其讀書故屬而到之載在把典別有年所矣可農船獨仍名漢司農鄭公康成相傳為梓撞化身明經大傷有功名教以其流离 碑為多歷威鳴佛面泥金閣飲風雨遂使廊前的形久沒荒皆幾線構成炒隻之雲。全屋白檀雕作張稿之紫寶塔含利湯溪冲宵翠板以是知菩提感。愈是有檀雕作張稿之紫寶塔含利湯溪冲宵翠線構成炒隻之雲。全屋白檀雕作張稿之紫寶塔含利湯溪冲宵翠線構成炒隻之雲。全屋白檀雕作張稿之紫寶塔含利湯溪冲宵翠線清人是知菩提感。愈良非長语于是僧伽水演像五層之殿阁醍醐山枝以是知菩提感。愿良非是语于是僧伽水演像五層之殿阁醍醐山被对是知菩提感。愿良非是语于是僧伽水演像五層之殿阁醍醐山被对是知菩提感。愿良非是语于是僧伽水演像五層之殿阁醍醐山村的是知菩提感。

焦

可以不志。

后姑風雨常调則大限之福皆一人擔荷之功即前堂之烟煙底 慰丹诚故使殿宇 輝煌雲霞班之客今日表揚善德以示将本雖聖德之過去一

自西都趋預山經由此道三當遭泥滑馬王此即對後策追之終畏歌緊其 骨一頭中也索必然每步競髮為頭少桜則奔不自禁處、山合谷其势 以鞍受府如蟲緣膩聲馬咻、汗鳴窟乃出乃得也途無後并中天也開 泉尤巨尤除尤街衛通南北而溝東西以横以楚漢所指以界分齊的也者余 然也又或蹄邸深其道山療掠其塵以為濁流久之掠復掠遂谷馬美而龍 沿山邑也率傾側少但途或升之高則以脫捺膝力作努其下也腰放無压 御馬亦知或懼歩每不足体、沒階胆始放不数式上青天天来者不可仰

之常往來者有時山雨驟至則怒濤沟之拍天陵谷震搖此時騎者下車

矣子成五既九份唐太史為作記未追壽山而罪石先朝露逢之又久其今副欲成 者你荷者犯其擔而岸行人望而集虚尾導露草中相望愁問以待為兵之受御 父文索其文迷其藏的而太史亦脱辰矣莫可問訊移生僅志其三語屬 十两三一两文學孫伯嗣州停孫延仲又前其長税之敢以潤其孔道于是一道康莊 長者忽發慈悲就任之指其產為其奏数年始投賣金錢盈干而將伯之助予盖 我余闻之好款恨不能不驱而好為之也記村李君翠石其為人致為樂善一鄉稱 輪者或怒期馬又丹西下暴客借為與府落行為則伏莽者施口捉夫聚危天

予貂續之余不敏何敢能太史聊 結年月不沒所由來云爾

愛物仁民要矣却思愛者仁之始仁者愛之本推夫一任己欲。 一人可以官塘也創于明季計中餘畝民間網署禁勿入惟官以為之即帝王之要道非謂偶殺一物遂為不仁而不仁之端。 一以官塘也創于明季計中餘畝民間網署禁勿入惟官以以為之即帝王之要道非謂偶殺一物遂為不仁而不仁之端。 一以官塘也創于明季計中餘畝民間網署禁勿入惟官以以為之即帝王之要道非謂偶殺一物遂為不仁而不仁之端。 一世官塘也創于明季計中餘畝民間網署禁勿入惟官以 於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願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願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願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之東 於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任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需幾何而暴脫物命乃爾仁者順如是耶或四仁民而後 被所不能。

尺素是側~馬憫震、馬為故舍之為故生池世有以予言為為尾獅組肉案治腥金校勘鄉推之即香門聚物也哲機即鄉 身然始有專解矣陽呼可無懼抄而不寧惟是後而躍淵條而級之魚其有靈且必聚族而謀相與大恐使知有恐而殺 的最好頭手以乃待人一欲而殺之且非他人即待我之一 不復之興作庸詎有無民力而較恤者予且此去、含生之倫 可養然延頸于此乃待人一欲而殺之且非他人即待我之一民之會而無字者予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 民之會而無字者予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 民之會而無字者予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 良之 真質生 數以是而司牧于上舉凡欽較之鄰庸詎有怨

共勉斯意也是為記講吳田長者去矣令作夢魚文以属後人余領後之君子底袋婦吳田長者去矣令作夢魚文以属後人余領後之君子底袋令依普賢懺法禁捕江湖魚後奉韶還梦有魚為人形者數萬一放生想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無不可作一放生池想宋諸監然都則以林、總、皆可作一生想而即當本索之下皆可作

為也居人香火之四時不家唇年久風雨又剥落之金碧雅爽其刻業故有阁帝祠規模故隘亦其艱于力而不容己子心者之所為常此大牧監嬰兒婦女無不知其名頑其德奉其利廟福則社悉的與人就是與人都與人最近而關聖者人捍患禦灾重頭尤者所屬。常維處人间與人最近而關聖者人捍患禦灾重頭尤者所以然夫牧監嬰兒婦女無不知其名頑其德奉其利廟福則社是人人主聖願以京和城市進向在仙道中惟代陽子神道中惟伏以其大牧監嬰兒婦神道中惟被則於被盡一致時過一個人神之人神之也何神之以其不容己於人者神為也居人香火之四時不象唇年久風雨又剥落之金碧雅爽其為

谋立石法共年月请余一言余喜而記之小稔大表善心不期而含遂相与鸠工尼科彩舊北前之當年不得己于心而当且送事馬者值今威克道軟悼熟蓄诚己非朝《其奈地欢民貨的是念不

月二十七日果符王燕之祥以僕多男下托兒軍雁行之列於序為九属全命 毫不干私該余补松因而相視其逆八兒防又以文字授知時發提命非徒 韓侯義仙三秦名士丙戊裁以內翰出今淄慈惠蔗平沒薄復銀自甘又深 及余司居官宅心如公者尚當高其門以俟之堂僅得丈夫子而己我瑜华十二 音之蛋然也其多一接見如食醇醪尤喜其至誠敦為無他師腑侯亦一 沈於帖括樂以教人賴妮、不倦使聽者忌淚且長民者發塵論文芳喜足 衙判本般借題盖為光龍也是時候年六十有四猶花商聖之要每一道

代畢常仲為最此韓邑侯寄子記

名致古畢為與於親典沃桓公子為與於韓為盈数也逐以為小字兒事

暴好具我內門世澤弗首倘丁若孫有特述內付此者為巡追之遺亦當有于之之愛也 推禁信隐若何意復的愛少之惟因對言志善無論其一門萬勝起吊骨等追問 西為侯同榜與共享失惟甚但酹不覺盡三旗崇為去素發垂領性一老五光布衣

其及弟鑰往赴湯餅之召納而相之背就豐順真英物也益原於喜酒孝康來自能

皆以世名泊演渡院殿涵淮汾皆從水逐名之世尚諸兒字皆以公逐字以公

般·海水也其為衣巷中正儒丹齊奏相把三千餘里非惟侯不知有茶一亦 何知有侯且臨淄相交好又生住兒托膝下作可世之緣我亦可己兒慶百辰

专爱同賀